

## 风吹麦浪 岁月生香

■ 世纪翁

地头,人人脚步匆匆,汗水洒在泥土里,心里却揣着一份踏实的欢喜——忙,是踏实的;累,是有盼头的。

所以芒种的“忙”,从来不是慌慌张张,而是有条不紊的奔赴。该收的收,该种的种,日子在劳作中有了沉甸甸的分量。

其实人生何尝不是芒种?

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“田地”里耕耘——或许是学业,或许是事业,或许是一段关系,一个梦想。播种时未必看得见收成,但每一份用心都会在土里

悄悄扎根。芒种告诉我们:忙而不乱,是一种定力;行于深耕,方能结于丰盈。

不必急着向生活要答案。你只管低头播种,抬头看天,把该做的做好,时间会给出它的回响。这个夏天,愿你我都能像芒种时节的田野一样——

内心丰盈,脚步从容。在忙碌中保有专注从容的定力,在耕耘中相信收获的意义。让希望生根,让理想抽穗,待到秋来时,自有满仓硕果,不负这一路汗水,一路芬芳。

诗和远方  
就在家乡

编者按

芒种,是农事繁忙的节气,也是镌刻在时光深处的记忆。本期选登的几篇文章,既描摹了当下田野的蓬勃与忙碌,也回望了从前打麦场上的辛劳与欢笑。从金色麦浪到机械轰鸣,从汗水浸透的衣背到内心从容的定力,作者用质朴的文字,记录下耕耘与收获这个永恒的主题。这是对土地的致敬,也是对劳作的传承——芒种的意义,就藏在这一收一种之间,生生不息。

一收一种间  
人生滋味长

■ 于春林

每一年的芒种时节,我都会回到乡村老家,感受田野的蓬勃与忙碌。

芒种悄然而至,而乡村最能感受这个时节的到来:布谷鸟的叫声在青黄相间的田埂上漫过,裹着麦香与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芒种,是一个被汗水浸润的节气,也是一个被希望填满的时节,沉甸甸的麦穗和破土的新芽昭示着耕耘与收获的希望。

此时的北方大地,麦田如金色的海洋,麦芒在阳光下闪烁着细碎的光,等待着被收割。起伏的麦浪,挥镰的农人,弥漫着麦香的田垄,那是一幅动感的画卷,在家乡的土地上铺展开来。

而在南方,芒种则是另一幅画面。稻田里,秧苗绿得鲜亮,农人们戴着斗笠,卷着沾满泥水的裤管,忙碌地插秧。水田里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忙碌的农人的身影,像是在编织一幅绿色的画卷。“芒种芒种,连收带种”,这句古老的农谚,道尽了芒种时节的忙碌与殷实,也道出了农人对芒种节气的关注和热爱。

麦子收割完了,农人们紧接着便要种下玉米、大豆等作物,也把他们的希望播撒进脚下的泥土。这是他们与大地签订的一份约定,最终将长成一片新的绿意。芒种的田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,它让朴实的农人晓得,只有不断地耕耘,才能收获新的希望。所以说,芒种是一个播种的节气。

一边是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”,一边是“雨足及芒种,四野皆插秧”,这一收一种间是麦子匍匐于大地,也是秧苗正茁壮生长。这些诗句无不道出了芒种的真谛。人生看似漫长,也不过是一收一种的匆忙。麦穗向上闪耀的锋芒,秧苗向下深扎的渴望。世人以青梅煮酒将酸涩酿成醇香,也酝酿着满满的希望。当下,芒种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无论是诗人还是画家,也会在这个时节走进自然,感受大地的脉搏,体验耕耘的快乐。古往今来,无数文人墨客都曾为芒种写下动人的诗篇。可以断言,芒种又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。

芒种承载的不仅是中国人千年的农耕智慧,还是一种脚踏实地、辛勤耕耘的精神。这种精神是不畏艰辛、追求收获的精神,也是顺应自然、和谐共生的精神。如今,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,科技的更新,农业生产设备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作,但芒种所蕴含的精神却从未改变。这种精神,不仅是中国人的立身之本,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和用心传承的民族之魂。从这种意义上讲,芒种还是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节气。

我站在家乡的土地上,沐浴着芒种的美好时光。当最后一缕夕阳落下,田野渐渐归于平静,只有布谷鸟的啼鸣还在夜空中回荡。劳作的一天结束了,但耕耘与收获的故事却永远不会结束。它将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,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,直到永远。愿你我既有踏实的耕耘努力,也有颗粒归仓的欢喜,既要把握当下的“收”,也要播撒未来的“种”,蘸着麦香,种下希望。

## 又是一年麦香飘

■ 胡芝芹

仲夏的风,带着阳光的炽烈,携着农时的韵脚,掠过鲁西北大平原。

大平原上,天地辽阔,遍野庄稼。春日的绿色麦田,在夏风的热情里,褪去青翠的盛装,翻起金色的波浪,荡出浓浓的麦香,向着遥远的天际涌动。麦穗相互碰撞的轻微摩擦声,麦叶相互摩擦的沙沙沙声,仿佛在低吟浅唱一首歌谣——吟出大地馈赠的热情,唱出农人丰收的希望。

站在金黄的麦浪里,嗅着新麦、青草与泥土混合着的田野气息,我的思绪也起伏不已。小时候割麦打场的劳作场景,如一幕幕电影镜头,徐徐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彼时,一旦芒种临近,家里的气氛都变了,那是期待、喜悦与紧张交织的复杂氛围。父亲早已磨好了镰刀,母亲备足了吃食。村民一天要去田里两三次,他们说:“蚕熟一时,麦熟一晌。一旦麦熟,就得下镰收割。”为了支援麦收,学生们要放两周的麦假。出门在外的人,也尽快往家赶,回家的理由也理直气壮:“过麦呢。”

割麦可是一个相当累人的活计。刚满十岁的我,拿着镰刀走进麦田里。母亲给我示范割麦步骤,还不住地嘱咐我别割到自己的腿和脚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,弯下腰,右手拿镰刀掠过一些麦株,左手抓住麦秆,右手的手腕使劲往怀里一拉,只听“嚓”一声脆响,挺立的麦株就被斩成了两截,我顺势放下麦捆,开始新一轮挑、抓、割、放的动作,这程序一点也不复杂,难就难在一直弯腰劳作,时间一长,感觉腰疼得直不起来。母亲借着站起身来喘口气的机会,回头看看我和弟弟一眼,让我们也歇会,还直夸我们割得快,割得好。我们直起腰来,看一眼明晃晃的太阳——它仿佛在喷火,连刮来的南风都像刚出笼的蒸汽,似乎空气随时能被点燃。我和弟弟对视一眼,都笑了。因为我们的脸上,灰一道汗一道的,成了花花脸儿。

打下来的新麦磨成面粉后,母亲总会先蒸一锅大白馒头。馒头没出锅,那诱人的麦香就已令我们垂涎欲滴。母亲取出三个又白又胖的馒头,放进盘子里,然后恭恭敬敬地敬放到地面上,嘴里说着感恩的话语。我和弟弟看着母亲虔诚的样子,神情也跟着变得庄重起来,内心对天地自然多了一份敬重。母亲做完这一切,才把馒头分给我们吃。我们一边吃着暄软的馒头,一边听着父亲讲他对馒头的认知,父亲说:“小麦是五谷里唯一历经春夏秋冬四季的庄稼,扎根旱地吸足了地气,性子温热。这白面馒头吃下去,能养人元气。”年少的我们还不理解父亲的意思,但是馒头的绵软香甜的口感,让我们非常快乐。

体会过田间劳作的辛苦,再坐回教室里读书,只觉得难得的安稳与幸福。也正因尝过汗水的滋味,我和弟弟深知读书机会的来之不易,往后的学业从不让父母操心。后来,我和弟弟都成了人民教师。走在乡村的校园里,我们践行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,用真诚和热情、细心和耐心,躬耕于三尺讲台,托举着乡村孩子们的诗和远方。

如今,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,麦收已实现了机械化。联合收割机开进麦田,大展身手,一垄垄的麦子被割下,麦粒哗啦啦地流进袋子里,麦秆被粉碎,实现了秸秆还田。几分钟的时间里,一亩麦地收割完成。年迈的爷爷,最喜欢坐在地头上看收割机割麦,他的眼光似乎被粘在了收割机上,嘴里念叨着:“过麦累人的日子远去了,年轻人有福喽。”语气里满是欣慰和知足。

热腾腾的熏风吹过田野,又是一年麦香飘。一台台收割机整装待发。虽然割麦的方式变了,但麦子扎根大地的韧性没有变,农人与土地深情没有变,新麦的香气还是一样的浓郁,只是这香气里,多了一层科技带来的轻松,也藏着祖祖辈辈撒下的厚实底气。

眼下又到了麦收时节,石榴花开映衬着麦浪的金黄,收割机的隆隆声唤醒了心底深处的记忆。六十年前村东头的打麦场,那些在毒辣日头下忙碌的身影,那些麦香裹着汗水的时光,依旧清晰如昨——

那年,吃过午饭,太阳正毒,天空像个大火蒸笼,熏蒸着整个村子,热得人喘不过气来。父亲正倚着门框打盹,额角的汗珠挂在鬓角,迟迟不肯落下。我悄悄溜出家门,准备去家西大坑玩水,猛不丁地传来生产队的铃声,接着就是队长四叔的吆喝声:“去东场院翻场!去东场院翻场!”

听闻此声,我停住了脚步,站在原地不动。父亲一个激灵醒来,困意瞬间散去,像下达命令一般冲我说:“走!家东翻场去!”

当年,我们村子不大,四百多人分四个生产队,一队的场院在家前,三、四队的场院在村子东北角,我们二队的场院则在村正东。偌大的场院里,周围堆满了麦垛,中间一大片开阔地带,摊开了厚厚一层麦子。四叔领头摸起一杆白蜡杈就开始翻麦,乡亲们一人一杈紧随其后,围成了一个圆圈。父亲的动作十分娴熟,一杈下去,麦子被稳稳挑起,手腕抖抖一扬,麦子便散开铺展,底下撑起蓬松的空隙,像搭起了一个个小窝棚。我跟在父亲身后,脚踩在麦子上,凉鞋鞋底被麦秸的温度烘得发烫,麦芒从凉鞋缝隙里沾在脚趾上,又扎又痒,混着汗水,黏糊糊的难受。心里禁不住有些埋怨,自言自语道:“天这么热!晒死个人,非这时候翻场干吗?等凉快凉快不行吗?”

父亲边翻场边回道:“这六月的毒日头金贵着嘞,要的就是这个热劲,麦子才能晒得透,这一遍翻完,等会儿还得再翻一遍。这样石碾轧过去麦粒才能脱得干净,一粒都不能糟践!天凉了,麦子晒不透晒不干,那怎么轧下麦子来啊!”话语裹在热浪里,透着庄稼人对天气、对土地的理解,对生产、对粮食的珍爱,透露出藏在骨子里的实干与坚守。

第一遍场翻完了,我们躲在大枣树下歇凉,花花搭搭的阴凉也起不了多大作用,衣衫被汗水浸得透湿,贴在后背上,尤其是带颜色的衣衫,干后会有一道道白花的盐渍。每个人脸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滚落,滴在地上,瞬间就被蒸发得无影无踪。

这时,生产队派人送来了烧好的绿豆汤,盛在两只水桶里晾在树荫下,绿豆的清凉混着麦香,沁人心脾。我们迅速围拢过去,一人一碗,清甜的绿豆汤咕咚咕咚滑过喉咙,瞬间减了不少燥热。四叔擦擦嘴角的汤渍,开始点我的戏:“你上会子学,给大伙唱首歌吧!”父亲也用赞许的眼光鼓励着我。

我清了清嗓子,腼腆地避开乡亲们的目光,望着远处的田野开口唱道:“麦浪滚滚闪金光,棉田一片白茫茫,丰收的喜讯到处传,丰收不忘共产党……”

歌声不算洪亮,却在安静的场院里格外响亮,在乡亲们的心中格外动听。这歌声飞出院外,越过田野,传到一、三、四队的场院里。没过多久,南北方向便传来了歌声,你唱我和,此起彼伏,混着风里的麦香,在六月的晴空里飘荡。那一刻,乡亲们似乎忘掉了天气的炎热,忘掉了浑身的疲惫,脸上漾着笑意,心里像吃了块糖甜滋滋的。

我们翻过第二遍场,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晾晒,就开始了打粒。整个场院热闹极了。一头犍子一盘石碾,四五盘石碾,大圈套小圈,有时两圈相交,有时相切,满场开花,繁而不乱有序地穿插进行。雅脚爷手握缰绳“噢噢喔喔”声音最洪亮,明焕哥使唤的那个小牛犍子才学活,总不愿老老实实“服役”,不停地尥蹶子,惹得大伙哈哈大笑。那些倦意和炎热在笑声中荡然无存。

## 滚烫的打麦场

■ 高明久

夕阳西下,我们开始了紧张的收场,所有劳力全部上场,一人一杈将轧好的麦秸挑向场院四周,掌垛人将挑来的麦秸垛成座座小山。待麦秸拾起,小伙子们前面一人用绳子拉,后面一人双手推着推板,飞快地将麦坯子推往场中间,将其抡成一条长龙,盘卧在场中间,等待再次起飞。

日落,风欲起,正是扬场的好时候。四叔和父亲这些老把式们,早已手持木锨站在麦坯子旁。他们看准风势,猛地一扬胳膊,一锨麦坯子像一条条金色的龙飞向空中,麦粒轻飘飘地随风落在不远处,饱满的麦粒精准地落在麦堆上。落场人或头戴草帽,或包羊肚毛巾,挥舞着大扫帚,轻轻将麦壳等扫去。这是一项技术活,手中轻柔有度,过于轻了麦壳落不出去,手里重了生怕碰掉一粒麦子,每个动作都饱含着对每一滴汗水、每一份收获的珍视。

落日余晖洒在金灿灿的麦堆上,乡亲们心里像喝了蜂蜜一样,脸上露出了笑容。收工前,他们用三齿叉挑开场边的麦垛,一叉一叉又将麦子布满整个场院,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战斗。

六十年光阴流转,如今的麦收早已换了模样,机械化收割、脱粒,网上销售,数字化操作,代替了人工的忙碌,不用再顶着毒日头翻场、打粒、扬场、落场,可那十年前的打麦场,却永远留在了记忆里。那些顶着烈日劳作的乡亲,那些汗流浹背却依旧开怀的笑容,那些一叉一叉翻出的踏实,那些一曲一曲唱出的欢歌,都化作了岁月里最滚烫的时光印记。